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回 千秋盟友誼 雙璧返他鄉

屈指交情幾斷魂，波流雲影幻難論。
誰解綈袍憐范叔，空傳一飯贈王孫。
扶危自是英雄事，莫向庸流浪乞恩。

世態淡涼，俗語常道得好：「只有錦上添花，沒有雪中送炭。」即如一個富人，是極吝嗇，半個錢不捨的，卻道，我盡心奉承他，或者也憐我，得他資助；一個做官的，是極薄情，不認得人的，卻道，我盡心鑽拱他，或者也喜我，得他提攜，一介窮人，還要東補西折，把去送他。若是個處困時，把那小人圖報的心去度量他：年幼的，道這人小，沒長養；年老的，道人老，沒回殘；文士笑他窮酸；武夫笑他白木；謹慎的說道沒作為；豪爽的道他忒放縱。高不是，低不是，只惹憎嫌，再沒憐惜。就是錢過北斗，任他堆積；米爛成倉，任他爛卻，怎肯扶危濟困？況這個人又不是我至親至友！不□(似)豪俠漢子，不以親疏起見，偏要在困窮中留意。

昔日王成陽明先生，他徵江西桃源賊，問賊道：「如何聚得人攏？」

他道：「平生見好漢不肯放過。有急周急，有危解危，故此人人知感。」

陽明先生對各官道：「盜亦有道。若是如今人，見危而坐視，是強盜不如了。」

國初曾有一個杜環，原籍江西廬陵。後來因父親一元遊宦江南，就居金陵。他父親在日，曾與一個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。不期允恭客死九江府，單單剩得一個六十歲母親張氏。要回家回不得，日夕在九江城下哭。

有人指引她道：「安慶知府譚教先是妳嘉興人。怎不去見他？」

張氏想起，也是兒子同筆硯朋友。常日過安慶時，他曾送下程、請酒，稱她做伯母，畢竟有情。誰料官情紙薄。去見時，門上見她衣衫藍襖、侍從無人，不與報見。及至千難萬難得一見，卻又不理。只得到金陵來。

其時一元已歿。這張氏問到杜家，說起情事，杜環就留她在家。其妻馬氏，就將自己衣服與她，將她通身藍襖的盡皆換去。住了一日，張氏心不死，又尋別家。走了幾家，並没人理，只得又轉杜家。

他夫婦□(如同)待父母般，絕無一毫怠慢。那張氏習久了，卻忘記自己流寓人家，還放出舊日太奶奶躁急求生性來。他夫妻全不介意。

屢寫書叫他次子伯章，決不肯來。似此十年，杜環做了奉祀，差祭南鎮，與伯章相遇，道他母親記念。伯章全不在心，歇了三年方來。

又值杜環生辰，母子抱頭而哭，一家驚駭，他恬然不動。

不數月，伯章哄母親道：「去去來接母親。」誰知一去竟不復來。那杜環整整供她二十年。死了，又為殯殮。夫以愛子尚不能養母，而友人之子反能周給，豈不是節義漢子！

不知還有一個：這人姓王名冕，字孟端，浙江紹興府諸暨人。他生在元末，也就不肯出來做官。夫耕婦織，度這歲月。卻讀得一肚皮好書，便輒略星卜，無所不曉；做得一手好文字，至詩歌柬札，無所不工。

有一個吉進，他見他有才學，道：「王兄，我看你肚裡來得，怎守著這把鋤頭柄？做不官來，便做個吏。你看如今來了這此韃官，一些民情不知，好似山牛，憑他牽鼻。告狀叫准便准，叫不准便不准；問事說充軍就充軍，說徒罪就徒罪。都是這開門按鈔、大秤分金。你怎麼守死善道？」

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看，如今做官的什麼人，我去與他作吏？你說吏好，不知他講公事談天說地；論比較縮腦低頭，得幾貫枉法錢，常拼得徒流絞斬；略惹著風流罪，也不免夾打敲捶。挨挨擠擠，每與這些門子書手成群；擺擺搖搖，也同那起皂隸甲首為伍。日日捧了案卷，似草木般立在丹墀。何如我或笑、或歌、或行、或住，都得自快，這便是燕雀不知鴻鵠志了。」

後邊喪了妻，也不復娶。把田產托了家奴管理，自客游錢塘。與一個錢塘盧太，字大來交好，一似兄弟一般。又連著個詩酒朋友：青田劉伯溫。他常與伯溫、大來，每遇時和景明，便縱酒西湖六橋之上，或時週遊兩峰、二竺，登高陟險，步履如飛。大來嬌怯不能從，孟端笑他道：「只好做個文弱書生。」

一日，席地醉飲湖堤，見西北異雲起。眾人道是景雲。正分了個『夏雲多奇峰』韻，要做詩。伯溫道：「什麼景雲！這是王者氣，在金陵。數年後吾當輔之。」驚得坐客面如土色，都走了去。連盧大來也道：「兄何狂□(易)如此？」也□□(嚇走了)。只有王孟端陪著他，捏住酒盅不放。伯溫跳起身歌道：

雲堆五彩起龍紋，下有真人自軼群，

願借長風一相傍，定教麟閣勒奇勛。

王孟端也跳起來歌道：

胸濯清江現[木菑]紋，壯心寧肯狎鷗群，

茫茫四字誰堪與？且讓兒曹浪策勛。

兩個大醉而散。

閒中兩人勸他出仕，道：「兄，你看如今在這邊做官的：不曉政事，一味要錢的，這是貪官；不惟要錢，又大殺戮，這是酷官；還又嫉賢妒能，妄作妄為，這是蠹官。你道得是行我的志麼？丈夫遇合有時，不可躁進。」

更數年，盧大來因人薦入京，做了灤州學正。劉伯溫也做了行省都事。只是伯溫又為與行省丞相議論台州反賊方國珍事，丞相要招，伯溫主剿。丞相得了錢，怪伯溫阻撓他，劾道：「擅作威福。」囚禁，要殺他。王孟端便著家人不時過江看視。自己便往京師為他申理。

此時脫脫丞相當國。他問關到京，投書丞相道：

法戒無將，罪莫加於已著；惡深省事，威□□□(豈貸於倒)謀？枕戈橫槊，宜伸忠義之心；臥鼓弣弓，適長□□(奸頑)之志。海賊方國珍，蜂蟄餘蠅，瘡痍微毒。揭竿□□(斥清)，疑如蟻鬥床頭；弄楫波濤，恰似漚溟海內。固宜減茲朝食，何意復彼老謀？假以職銜，是叛亂作縉紳階級，列之仕路，衣冠竟盜賊品流。欲彌亂而亂彌增，欲除賊而賊更起。況復誤入敵彀，堅拒良圖。都事劉基，白羽揮奇，欲盡舟中之敵；赤忱報國，巧借幾前之籌。只慷慨而佐末談，豈守閫而妄誅戮。坐以擅作威福，干法不倫；竟爾橫付羈囚，有冤誰雪？楚棄范增，孤心齊將無似之；宋殺岳飛，快仇讎諒不異也！伏願相公，秤心評事，握髮下賢。謂叛賊猶賜之生全，寧幕僚混加之戮辱？不能責之剿捕，試一割於鉛刀。請得放之田裡，使洗愆於守劍。敢敷塵議，乞賜海涵。

書上。脫脫丞相看畢，即行文江浙丞相，釋放劉伯溫。又薦他做翰林承旨。王孟端道：「此處。不久，將生荊棘，□(走)狐兔，排賢嫉正，連脫公還恐不免，我緣何在此？」且往灤州探望盧大來。

只見盧大來兩邊相見。盧大來訴說：「此處都是一班韃子。不省得我漢人言語，又不認得漢人文字，哪個曉導師、重傳？況且南人不服水土，一妻已是病亡，剩下兩個小女，無人撫養。我也不久圖南回，所苦又是盤費俱無。方悔仕路之難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你今日才得知麼？比如你是個窮教職，人雖不忌你的才，卻輕你甘清受淡，把一個豪傑肝腸，英雄的胸次都磨壞了。你還有志氣，熬不過來，求歸。有那些熬不過，便去干求這些門生，或是需索這些門生。勒拜見、要節禮，瑣瑣碎碎，成何光

景？又如劉伯溫，有志得展，人又忌他的才。本是為國家陳大計，反說他多事，反說他貪功，這個麟駝之身，可堪得麼？我如今去便遨遊五嶽、三山，做個放人。歸只飲酒做詩，做了廢士什麼緊？五斗折腰，把這笑與陶淵明笑。兄且寧耐○○○(安目下呵)遍走齊魯諸山，再還錢塘，探望伯溫。」就別了盧大來。大來不勝悽愴。

他走登州，看海市；登泰山，□(登)南天門，過東、西二天門，摩秦無字碑；踞日觀，觀日出，○○(倚秦)觀望陝西；越觀望會稽；上丈人、蓮花諸峰，○○○○(石經、桃花)諸峪；過黃□(峴)、雁飛眾嶺；入白雲、水廉、黃花、○○○○(各洞，盪漱)、玉女、王母、白龍各池，又憩五大夫鬆下，○○○(聽風聲)。然後走關裡，拜孔廟，遨遊廣陵、金陵、姑蘇，半載方到家。

劉伯溫已得他力，放歸青田隱居。不期盧大來在灤州因喪偶，悲思成了病，不數月，懨懨不起。想起有兩個女兒，一個馨蘭，一個傲菊，無所依托，只得寫書寄與王孟端道：

弟際蹇運，遠官幽燕。復遭危疾，行將就木，計不得復奉色笑矣。弱女馨蘭、傲菊，倘因友誼，曲賜周旋，使縉紳之弱女，不落腥羶，則予目且瞑。唯君圖之。

孟端回杭不過數日，正要往看伯溫，忽接這書，大驚道：「這事我須為了之！」便將所有田產，除可以資給老僕，餘盡折價與人，得銀五十餘兩，盡帶了，往灤州進發。

行至高郵，適值丞相脫脫率大兵往討張士誠，為□(邏)兵所捉，捉見贊畫龔伯璩。

孟端道：「我諸暨王冕也。豈肯從賊作姦細乎？」

伯璩忙下階相迎道：「某久從丞相，知先生大名。今丞相統大兵至此，正缺參謀，幸天賜先生助我丞相。願屈先生共事，同滅巨賊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先生，焉有權臣在內，大將能立功於外？今日功成，則有震主之威；不成，適起讒譖之口，方為脫公進退無據。雖是這般說，小生辱脫公有一日之知，當為效力。但是我友人歿在灤州，遺有二女，托我攜歸杭。脫公此處尚有公等，二女灤州之托更無依倚。去心甚急，不可頃刻淹滯。」

龔伯璩道：「這等，公急友誼，小生也不能淹留。」就在巡哨士卒裡邊，追出王孟端原挈行李，又贈銀三十兩。

王孟端不肯收，龔伯璩道：「公此去灤州，也是客邊。恐資用不足，不妨收過。」還贈他鞍馬、上都公幹火牌一張，道：「得此可一路無阻。」又差兵護送一程。

果然，王孟端得鞍馬、火牌，一路直抵灤州。到州學探訪時，只見道：「盧爺已歿，如今新學正李羅忽木已到任了。」

問他家眷時，道：「他有兩個小兒，一個小廝。一個大小姐，十三歲，因盧爺歿了，沒有棺木，州裡各位老爺，一位是蒙古人，一位色目人，一位西域人都與盧爺沒往來，停了兩日，沒有棺木，大小姐沒極奈何，只得賣身在本州萬戶忽雷博家。得他棺木一口、銀一兩、米一石，看殯殮盧爺去了。還有一個小廝、一位十歲小姐守著棺木。新爺到任，只得移在城外，搭一個草舍安身。說道近日也沒得吃用，那小廝出來求乞，不知真不真。」

王孟端便出城外尋問。問到一個所在，但見：

茹茹梗編連作壁，盡未搪泥；蘆葦片搭蓋成篷，權時作瓦。繩樞欲斷，當不得刮地狂風。柴戶偏疏，更逢著透空密雪。內停一口柳木材，香煙久冷；更安著一個破沙罐，粒米全無。草衣木食，哪裡似昔日嬌娥；鵠面鳩形，恰見個今日小廝。可是：

逢人便落他鄉淚，若個曾推故舊心？

王孟端一問，正是盧大來棺木、家眷，便撫棺大哭道：「仕兄，可惜你南方豪士，倒做了北土遊魂！」那小姐與小廝也趕來嚶嚶的哭了一場。終是舊家規模，過來拜謝了。王孟端見她垢面蓬頭、有衫無褲，甚是傷感。問她姐姐消息，道：「姐姐為沒有棺木，自賣在忽雷萬戶家。前日小廝乞食到他家，只見姐姐在那廂把他兩碗小米飯，說府中道她拿得多了，要打，不知怎麼？」王孟端便就近尋了一所房兒住下。自到忽雷府中來。

這忽雷是個蒙古人。祖蔭金牌萬戶，鎮守灤州。他是個勝老虎的將軍，家中還有個賽獅子的奶奶。大凡北方人生得身體長大，女人才到十三歲便可破身。當日大小姐自家在街上號泣賣身，忽雷博見她好個身分兒，又憐她是個孝女，討了她。不曾請教得奶奶。付銀殯葬後，領去參見奶奶，只得叩了個頭。問她哪裡人，小姐道：「錢塘人。」她也不懂。倒是側邊丫鬟道：「是南方人。」問道：「幾歲了？」答應十三歲。只見那奶奶顏色一變，只為她雖然哭泣得憔悴了些，本來原是修眉娟臉標緻的，又道是在時年紀，怎不妒忌？

巧巧兒忽雷博回家來，問奶奶道：「新討的丫鬟來了麼？她也是個仕宦之女。」

奶奶道：「可是門當戶對的哩！」

忽雷道：「咱沒什狗意，只憐她是個孝心女兒。」

奶奶道：「咱正怪妳憐她哩！」吩咐新娶丫鬟叫做「定奴」，只教她灶前使用。

苦的是南邊一個媚柔小姐，卻做了北虜粗使丫鬟。南邊燒的是柴，北邊燒的是煤，先是去弄不著；南邊食物精緻，北邊食物粗糲，整治又不對綫。要去求這些丫鬟教道，這邊說：「去那邊，不曉！」那邊說：「來這邊，不明！」整治的再不得中意。南邊妝扮是二柳梳頭，那奶奶道：「咱見不得這怪樣！」定要把來分做十來路，打細細辮兒披在頭上。韃扮都是赤腳，見了她一雙小小金蓮，她把自己腳伸出來，對小姐道：「咱這裡都這般走得路，妳那纏得尖尖的什麼樣？快解去了！」小姐只得披了頭、赤了腳，在廚下做些粗用。晚間著兩個丫頭伴著她宿，行坐處有兩個奶奶心腹丫頭貴哥、福兒跟定，又常常時搬嘴弄舌，去得半年，不知打過了幾次。若是忽略雷遇著，來討了個饒，更不好了，越要脫剝了衣裳打個半死。虧得一個老丫頭都盧凡事遮蓋她。也只是遮蓋的人少，擱舌頭的多。幾番要尋自盡，常常有伴著，又沒個空隙，只是自怨罷了。

一日，在灶前聽得外面一個小花儿叫喚聲音嘶熟，便開後門一看，卻是小廝琴兒。看了，兩淚交流，正是：

相見無言慘且傷，青衣作使淚成行。

誰知更有堪憐者，灑泣長街懷故鄉。

忙把自己不曾吃的兩碗小米飯與他。湊巧福兒見了，道：「怪小浪淫婦，是妳孤老來？怎大碗飯與他？」

小姐道：「是我不吃的。」

福兒道：「妳不吃，家裡人吃不得？」

又虧得都盧道：「罷，姐姐。她把與人須餓了她，不餓我。與她遮蓋些。」那琴兒見了光景，便飛跑，也不曾說得什的，小姐也不曾問得。常想道：「我父親臨歿曾有話道：『我將你二人托王孟端來搬取回杭，定不流落。』不知王伯伯果肯來麼？就來，還恐路上兵戈阻隔，只恐回南的話也是空。但是妹兒在外，畢竟也求乞，這事如何結果？」

不料王孟端一到，第二日便拿一個名貼來拜忽雷萬戶。相見，孟端道：「學生有一甥女，是學正盧大來女。聞得她賣身在府中，學生特備原價取贖，望乞將軍慨從。這便生死感激的事。」

忽雷道：「待問房下。」就留王孟端在書房吃茶。著人問奶奶，只見貴哥道：「怕是爺使的見識，見奶奶難為了她，待贖了出去，外邊快活。」

奶奶道：「怕不敢麼？」

福兒道：「爺料沒這膽氣。奶奶既不喜她，不若等她贖去，也省得咱們照管。只是多要她些罷了。」奶奶聽了，道：「要八兩原價，八兩飯錢，許她贖去。」

忽雷笑道：「哪要得許多？」

王孟端道：「不難。」先在袖中取出銀子八兩交與忽雷，道：「停會學生再送四兩，取人便了。」

隨即去時，那奶奶不容忽雷相見，著這兩個丫鬟傳話，直勒到十六兩，才發人出來。王孟端叫乘轎子，抬了到城下。小姐向村前大哭，又姊妹兩個哭了一場，然後拜謝王孟端道：「若非恩伯，姊妹二人都向他鄉流落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這是朋友當為之事，何必致謝。」就為她姊妹、小廝做些孝服，僱了人夫車輛。車至張家灣，僱船由通惠河回。

此時脫脫丞相被讒譖謫死，贊畫龔伯璘棄職舊隱。前山東、江淮一帶賊盜仍舊蠶起，山東是田豐，高郵張士誠，共餘草竊，往往而是。也不知擔了多少干係，吃了多少驚恐，用了多少銀兩，得到杭州，把他材送到南高峰祖墳安葬了。先時，盧大來長女已許把一個許綵帛子，後邊聞他死在灤州，女兒料不得回來，正要改娶人家，得王孟端帶他二女來，也復尋初約。次女，孟端也為她擇一士人。自己就在杭州，替盧大來照管二女。

不覺五年，二女俱已出嫁。金華、嚴州俱已歸我太祖。江南參加政事胡大海，訪有劉伯溫、宋景濂、章溢，差人資送至建康。伯溫(曾)對大海道：「吾友王孟端，年雖老，王佐才也，不在吾下。公可辟置帳下。」留書一封。胡參政悄悄著人來杭州請他。

這日，王孟端自湖上醉歸，恰遇一人送書，拆開看時，乃是劉伯溫書，道：

弟以急於吐奇，誤投盲者，微見幾不脫虎口。雖然躁進招尤，懷寶亦罪。以兄王佐之才，與草木同腐，豈所樂歟？幕府好賢下士，倘能出其底蘊，以佐蕩平，管樂之勛，當再見今日。時不可失，唯知者亟乘之耳！

王孟端得書，道：「我當日與劉伯溫痛飲西湖，見西北天子氣，已知金陵有王者興。今金陵兵馬所向成功，伯溫居內，我當居外，共興王業。」就棄家來到蘭溪。聞得金華府中變，苗將蔣英、劉震作亂，刺死胡參政，他便創議守城，自又到嚴州李文忠左丞處借兵報仇，直抵城下。蔣英、劉震連夜奔降張士誠。

李左丞便辟他在幕下。凡一應軍機進止都與商議。此時張士誠聞得金、處兩府都殺了鎮守，大亂。他急差大將呂珍領兵十萬攻打諸、全。孟端與李左丞計議：先大張榜文、虛張聲勢，驚恐他軍心；又差人進城關合守將謝再興，內外夾攻，殺得呂珍大敗而走。

次年四月，諸、全守將謝再興，把城子叛降張士誠，攻打東陽。他又與李左丞來救東陽。創議要在五指岩立新城，可與謝再興相拒。李左丞就著他管理。他數日之間早已築成二城深池，是一個雄鎮。張士誠差李伯升領兵攻城，那邊百計攻打，他多方備禦。李左丞親來救應。李伯升又是大敗。